

短篇小说

2018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漓江年选。品质阅读。恒久珍藏

漓江年选

莫言《天下太平》

蒋子龙《暗夜》

马金莲《山中行》

蔡东《照夜白》

阎连科《道长》

王啸峰《双鱼钥》

陈应松《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》

红孩《囚徒》

于一爽《十分十分可爱的》

米荆玉《海怪》

漓江出版社

漓江年选 ◯ 品质阅读 ◯ 恒久珍藏

2018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8 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/ 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.

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407-8564-2

I. ① 2… II. ① 中… III. ① 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2635 号

2018 ZHONGGUO NIANDU DUANPIAN XIAOSHUO

2018 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选编者: 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

出版人: 刘迪才

出品人: 张谦

责任编辑: 张谦

助理编辑: 刘红果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监印: 杨东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发行电话: 010-85893190 0773-2583322

传真: 010-85890870-814 0773-2582200

邮购热线: 0773-2583322

电子信箱: ljcs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ljiangbook.com>

香河县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[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安平镇二街 邮政编码: 065402]

开本: 690mm×1000mm 1/16

印张: 21.5 字数: 298 千字

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07-8564-2

定价: 48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

目 录

contents

001 / 金印汉子之歌	李 黎
011 / 天下太平	莫 言
035 / 暗 夜	蒋子龙
048 / 黑豆，或者反贼薛嵩	陈再见
060 / 山中行	马金莲
081 / 耳 光	赵宏兴
096 / 照夜白	蔡 东
114 / 道 长	阎连科
122 / 看哪，一艘船	胡 迁
133 / 双鱼钥	王啸峰
154 / 会有一条叫王新大的鱼	须一瓜
184 / 女 儿	双雪涛
198 / 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	陈应松
216 / 剑 笈	邱华栋
238 / 囚 徒	红 孩
246 / 爱 云	王妹英
267 / 十分十分可爱的	于一爽

289 / 海 怪 米荆玉

311 / 特殊任务 肖克凡

335 / 编后记

337 / 附 录

金印汉子之歌

李 黎*

四月里的一天，宋万和杜迁早早起身，往半山腰走去。

他们昨晚就约好，今天一起过来赏花。

半山腰原本是一处树林，野草遍地，树木茂盛且莫名其妙。宋万和杜迁很早就开始打理这一片地，让浓密的树林更浓密，混乱的小路更混乱，也让一些地方显得整齐。

宋万和杜迁，本事小，口才差，胆气弱，眼神暗，因此他们打理这一块田地，在别人看来是无害的。这块田地因为枝繁叶茂、花团锦簇，甚至具备了一些后花园的特质，充满了世俗生活的光泽。如果再有三五个妙龄少女在其中徜徉，击鼓吹箫，其他的兄弟大概都会赖着不走了。

好在这里只有宋万和杜迁，朱贵一直在酒店里把玩盆栽，只有需要接枝或者挖土时才来这儿一趟。

四月的清晨令人心神荡漾，宋万和杜迁像两位老农一样在花丛中树林间缓步走着。他们先是仔细看了看外围的一大圈老杏树和楸树，确实茂密，让清晨的阳光只剩下细碎的影子。再往里走，是他们亲手种下的槐树、流苏和青檀，高高矮矮的，彼此混杂，色泽丰富而养眼。

* 李黎，1980年生，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，出版社编辑。1998年开始写作，曾获“第三届红岩文学奖”“2016年《扬子江》诗刊年度青年诗人奖”等，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拆迁人》《消失在夜晚的人们》。

“槐花开的时候，很好看。”宋万说。

杜迁附和说：“是啊，槐花很好看。”

两个人无话可说，看着原本就长得很高的几棵榆树、泡桐和栗树。这些树仿佛生来就这么高大，而后又随风飘零，扎根在此。反正，他们没有看到这些树是如何长大的，第一次见到这些树的时候它们已经挺拔而茂密了。栗子花倒是见过几次。

“今年秋天，可以打一些栗子给朱贵兄弟下酒。”宋万说。

“可惜这林子里没有野味，整个山上也不多了。”杜迁附和一句。

他们继续往树林里走，几棵柳树和成排的水杉在他们眼里出现又后退，像大街上的陌生人，像来了又走开的兄弟。树林中间有一片小小的池塘，水是活水，从山头流下来，在这里盘旋淤积，从看不见的缝隙里流向山下。沿着这个小水塘，宋万种下了很多的茶树，希望每年春天能喝上一杯苦茶。茶树难伺候，开花不积极，宋万随后又种了很多的萱草，还有海棠、蔷薇和玫瑰，在水边种了很多芙蓉，在水里种了几株莲花。为了这些花花草草，宋万原本纤细的身材更细更弱了，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笑容和花香。

杜迁不爱花，但也不反对，在花与花的间隙里种下了他最爱吃的大蒜、朝天椒和马齿苋，常常一边在水边垂钓一边默默注视着这些菜的长势，似乎，他的目光可以施肥。

一阵微风吹过，两个人都有些沉醉，不肯离去。

这里是他们的一处寄托，相当于酒肉，而且，比酒肉清香甘爽。

“我们上山已经六年了吧？”宋万问杜迁，也像是自问。

“第七年了。”杜迁纠正。

“真是够久了，久到像二三十年了。”

“有时候我觉得像刚刚上山，因为山上总是不断来新的兄弟。他们一来，让我也觉得自己是跟他们走啊走，刚上山不久的。”杜迁感慨地说。

“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到底上山多久了？”

“这不重要。说一年也行，说二十年也行。”杜迁幽幽地说。

“那么，我们跟这些花花草草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它们有的百年了，有的不过一年，在你我看来，它们确实都是一样的。”宋万叹了一口气说。

“原本就有的，和我们亲手栽种的，还是有些不一样。原本就有的，东倒西歪，枝蔓勾连，我们自己种的，最起码可以让它们整整齐齐，横竖一目了然，有些连花期也可以控制。”

宋万转身，看了看杜迁，杜迁也看着宋万。两个人熟悉至极，像并排栽种的两株花，现在因为风雨或者严寒，他们凑得更近了。

宋万说：“今天无事，军师下山去大名府了，要不我们钓鱼吧。如果能钓上来几条野生的鳊鱼，也好给宋江大哥等几位送过去。”

“今年开春之后就没有钓到一条鱼，我想大概是谁用渔网把水塘里的鱼一网打尽了。唉，我担心一条鱼都没有了……”

宋万看看左右，朗声说：“这也没什么，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，我们比姜子牙还要高明，我们明知道没有鱼，但还是一直钓，看看能钓到什么。杜兄你觉得如何？”

杜迁大声苦笑，哈哈哈哈，答应下来。除了在这花团锦簇、老树成荫的地方钓鱼，也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做了。

宋万和杜迁一连几天都在密林深处的水塘边钓鱼，偶尔说上几句话，无非就是上山很久了、上山不算多久、上山到底有多久了之类。这些话和他们钓鱼时孤独的背影（两个人各自有一个孤独的背影，加起来还是一个孤独的背影）都被朱贵听见看到。

朱贵有些伤心，兄弟们此刻正在如火如荼地杀人放火喝酒吃肉，宋万和杜迁两个人，空有元老的身份和过丈的身高，却只能矮下一大截，坐着钓鱼，令人伤心。

更让人伤心的是，一连几天都不见他们钓上来什么东西，不仅没有鱼，连泥鳅和虾子都没有。

朱贵带着伤心回山下的酒店，忘记自己为什么要上山。半路他有了一个主意，趁着半夜天黑，把酒店里几条供客人吃喝的大黑鱼用水桶挑着倒进了水塘里，但愿第二天宋万和杜迁能钓到，用这个惊喜来慰藉一下寡淡无奇的命运吧。

宋万跟杜迁说，这是最后一次钓鱼，如果再没有，就等到秋高气爽的时候再来吧，那个时候或许会又有一点鱼了。

杜迁同意，只是不知道如果不钓鱼，还能干什么。

“去学学唱戏，唱给宋老太公听，唱歌给秦明夫人也就是花荣的妹妹听，给他们解解闷也是好的。”杜迁一边下钩一边说。

宋万皱皱眉说：“但是山寨现在缺兵少将，我们与其学唱戏，不如拜秦明为师，好好学学武功呢。我觉得很多兄弟都是恶性循环，武功不济所以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就一直喝酒，一直喝酒就身体疲软，身体疲软就更加武功不济……”

宋万说着，杜迁“啊呀”一声叫唤，有鱼咬钩。这件事来得太突然，杜迁没有一点防备，猛地一提鱼竿，空空如也的鱼钩带着轻微的呼啸直奔他的面门而来，杜迁一歪头，鱼钩在宋万的脸上划出了一道血印后弹了回去，荡了几下才直直地垂在那里。

杜迁捧着宋万的脸又是擦又是揉，还用嘴吹，希望能把刺痛吹走。

宋万一把抓住杜迁的手，眼神丰富地寻找着杜迁的眼神。

杜迁停止了一切动作，唯有呼吸不受控地粗重起来，胸膛也随之起伏不已。

“兄弟，我知道怎么办了！”宋万带着激动说。

“那你快说呀。”

宋万哈哈一笑说：“兄弟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宋大哥总是把头发微微披散，以期遮住脸上的刺字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山上这么多兄弟，脸上刺字的人其实不多，也就是林教头、武松和杨志几个。林教头倒是从不隐晦，其他人都学着宋大哥的模样，披散头发，遮着金字。”

杜迁频频点头，接不上话。

“所以我觉得，我们应该也在脸上刺字，一来可以和宋大哥等人步调一致，二来这刺字的内容也可以大做文章啊，让宋大哥看了满意开心，心花怒放，引为知音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杜迁还是不知道说什么，不过他想的是，与其这么日复一日地栽树种花钓鱼，倒也不如在脸上刺几个字。栽树种花钓鱼不痛不痒，不会流血。如果刺得痛，血流满面，也不失为一种壮观，一次痛快。

既然决定了，宋万决定立刻行动起来。他们两个突然有了一种数年前刚刚上山时的激动，那时山寨人少，做什么都有种开疆拓土的激动。当时，宋万和杜迁负责山寨西部一片，简称西部大开发，和王伦负责的东部每天都在竞赛，两拨人热火朝天地干了三个月，让一座荒山变成了一个市镇模样的场所。回忆当年，宋万和杜迁有种惆怅，也有种柔情，还有些愤恨，更觉得恍惚。当年是怎么做到的呢，现在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啦。

现在，为了在脸上刻字，他们又一次激动起来。

因为不知道刻什么字，他们两个人决定去找朱贵商量。

去之前他们说好，不是找朱贵商量是不是在脸上刻字，而是商量刻什么字。如果朱贵愿意，自然也可以在脸上刻字，如果他不愿意，也不勉强。但他一定要帮我们两个想想刻什么字，因为他接触的人多，看到的字多，光是写在酒店墙上的抒情诗就看了很多，应该有很好的建议。

朱贵首先反对在脸上刻字，因为这样太间接，不如认宋太公做爷爷。宋万反驳说：“我们这是在细微之处予以安慰和照顾，相信精明如宋大哥一定感同身受，甚至在灵魂深处有所触动。”

朱贵不反驳，但明确说自己不会刻字，因为自己要接待南来北往的兄弟，很多兄弟都是有身份的，相应的，自己也需要有身份才可以。

这番话让宋万和杜迁同时默默决定，一定要给朱贵脸上也刻上几个字。他

们两个人对视一眼，心照不宣。

朱贵最后说：“两位哥哥，如果你们一定要刻点什么在脸上，那就千万不要委婉，不要像谜语，而是要直接，越直接越好。我觉得宋万哥哥可以在脸上刻‘宋万’两个字，杜迁哥哥可以在脸上刻‘江岁’两个字，你们两个人站在一起，那就是‘宋江万岁’。哥哥看了一定会非常高兴，甚至还由此有了夺取天下的豪情。”

宋万和杜迁对视一眼，朱贵的建议果然直接。想了想，宋万说：“我不能在我脸上刻‘宋万’两个字，这不就是把我自己名字刻在脸上吗？我还是和杜迁兄弟对调一下比较好。”

“那我凭什么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脸上呢？”杜迁质问。

“你刻的不是我的名字，是‘宋江万岁’中的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，只是碰巧才和我的名字一样而已啊。”

杜迁还是觉得恶心。“那也不行啊，我们两个如果站在一起，大家才可以看到‘宋江万岁’四个字，如果你不在我身边，别人看到的就是‘宋万’两个字，那个时候人家不会认为这两个字是‘宋江万岁’中的一三两个字，只会认为我对哥哥一往情深。”

朱贵把脸扭过去，目光投在白花花的水面上，隐约有一种想一头栽进去的残忍的冲动。

宋万说：“那好吧，我就把我自己的名字刻在脸上，你就刻‘江岁’两个字，如果我们没有并肩而立，别人看到我，以为我只是刻了自己的名字，看到你，会觉得不知所云。”

“觉得不知所云那就会上前问我，我正好可以解释啊。”

“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，”朱贵突然说，“你们还是全都刻上‘宋江万岁’四个字吧，这样就什么都不需要解释了。”

这不啻为一种彪悍，宋万和杜迁决定照办。

这个时候，张顺正在南下去请神医安道全。朱贵喝醉了评价这件事说：“张顺哥哥真的很神奇，哈哈，晁盖大哥身受重伤的时候他根本不记得安道全，哈哈，现在倒是记得了，我觉得张顺也会跟晁盖大哥一样中箭身亡的，不信你们看着，哈哈，我喝多了，随便说说，你们不要当真，哈哈，我随便说的，看到了就随便说说。”

宋万看着朱贵酒后扭曲的大脸，心里一阵发毛，扭头对杜迁说：“他是看到了就随便说说，他是看到了张顺去请神医，还是看到了张顺被箭射死？”

“当然是看到去请神医了，张顺被箭射死他怎么能看到，他又不是神仙。”

“但是他怎么能看到张顺去那么远的地方请人呢？他又没有一直跟着！”

杜迁带着酒后才有或者说特有的不伤和气的愤怒说：“你傻×了啊，这里的‘看到’两个字，相当于知道了，听说了，了解了，不是说他真的用眼睛给看到了！”

宋万还是有些疑惑，想了半天说：“朱贵兄弟不简单啊，人称旱地忽律，这个名字不简单，相信他说的‘看到’，也不是那么简单。”

“扯淡吧你，喝酒，喝醉了好刺脸。”

朱贵一觉醒来，觉得脸上刺痛，对着镜子看看，血淋淋的四个大字“宋江万岁”被刻在了脸上，他惨叫一声，但没有晕过去，而是更为清醒了。真的是报应，自己给宋万、杜迁出的馊主意在自己的脸上实现了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当初说好听一点的呢，如“忠义无双”“精忠报国”“岁月静好”……

让朱贵没有想到的是，朱富来找自己谈事情，一见了他脸上的刺字，也一定要照刻。朱贵劝阻无效，临下手时，他诚恳地问朱富：“兄弟，真的要刻这几个字吗？要不要换几个，忠义无双啊精忠报国啊大宋无敌啊，都可以的，实在不行还可以刻‘犯强汉者虽远必诛’‘不要辜负这个美好的时代’……”

“啰唆，我刻的宋江万岁，就是说我大宋江山千秋万岁，简称宋江万岁，动手吧哥哥。”

宋万那边，见顺利地在自己和朱贵的脸上刻上了“宋江万岁”几个字，顿时来了血性，一口气把杜兴、邹渊、邹润、蔡福、蔡庆、王定六、郁保四几个人脸上全都给刻上了字，均为“宋江万岁”。恰巧他们一起在乐和的带领下搞了一个乐队（见《为梁山写一首歌》），这支乐队就被叫作“万岁乐队”。

这群脸上刺金的汉子，白天吹拉弹唱，乱喊乱叫，晚上聚众喝酒，声泪俱下。第二天日上三竿才一个个翻身起来，用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一切，直到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和脸上的这几个字，才醒悟过来自己是谁，在哪里，要干什么，于是又开始吹拉弹唱，呼号吼叫。

越来越多的兄弟要加入他们——不是加入乐队，是加入刺字的行列，似乎唯有如此才算兄弟。

神机军师朱武有一次打量了好几位兄弟后，说了一句：“各位，你们的脸都很大，都是大脸啊，刻四个字太浪费了，应该刻八个字才对。”

他这句话提醒了还没有刻字的兄弟，他们升级了，纷纷在脸上刻上了八个字。

有的是“宋江万岁，忠义无双”——确实是一次升华。

有的是“三军护国，万世安民”——是升华中的升华。

还有的人刻的是“大哥大哥，大哥大哥”——语言的魅力。

还有人打算在脸上刻下“这盛世如你所愿”几个字，因为事先走漏了消息，正在刻的时候，武松、林冲和杨志闯了进来，把刻字的人和被刻的人狠狠打了一顿。

林冲怒吼着：“什么盛世！如果是盛世，我现在应该已经是都教头了！”

杨志也喊道：“你居然敢说现在是盛世，如果是盛世，我堂堂杨门之后，应该至少是统兵大将才对！”

武松一阵冷笑，打了那人几个巴掌说：“如果是盛世，我现在应该早就从都头做到提辖了。”

被打的两个人也一齐喊：“各位大哥别打了，不是就不是吧，如果是盛世，那应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，各位大哥也应该都是读书人才对。”

“读什么鸟书！”武松怒吼一声，转身走了。

每一个在脸上刻字的兄弟，都喜欢往宋江面前凑，希望能够被认可，被欣赏，被接纳为同类，被重用为亲信。只是，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轻易见不到宋江了，每次聚众议事，宋江都坐在最高最深的地方，前面是黑压压的一群人，大伙能看到他的身形但看不到他的目光，能听到他的声音但看不到他的脸色，宋江在自己的声音中越来越远。

不议事的时候更加见不到宋江了，他开始深居简出，也不在忠义厅和大伙一道推杯换盏了，开始吃小灶。小灶位于忠义厅的后面，七拐八拐进去，美美的一桌饭菜排在桌子上，宋江横看竖看，有时候还把菜重新列阵，然后才坐下来吃——这些，都是少数心腹透露出来的细节。

既然见不着宋江大哥，这群脸上带着金印的好汉们就常常自动聚会，自娱自乐，倒也能如愿达到高潮。他们还互相打趣彼此脸上的字：

“你脸上这几个字太丑了，谁给你刻的，他是不是喝醉了？”

“你脸上的字才丑，给你刻字的人是不是用左手写的？”

“岂止左手，脚写的都比这个好看！”

“你这些字本来是打算刻成瘦金体吧，现在怎么肿了，成了肥羊体了。哈哈。”

这一切的彼此打趣挖苦都显得有气无力，因为一些心腹人士正在传播着这样一件事，那就是在神医安道全的调理下，宋江大哥脸上的刺字正在变暗，正在消失，宋大哥即将成为一个脸上不着一字、细皮嫩肉的美男子。每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都偷偷地抚摸着脸上的伤疤，不知所措。

人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就会唱歌，乐和那段时间天天唱，粗通文墨的人从他口音深处记下了唱词，大意是：“怎么会从你的双眸中决定了我的难过，这次只有我们知道在彼此之间交换的承诺，没有说出感受，只有不经意的沉默，却不能肯定你真的会懂……”

作为刺字浪潮的始作俑者，宋万和杜迁内心恐惧，觉得害了自己，更是害了朱贵、朱富还有更多的人。他们相约来到小树林，两个人蹲在池塘边，背影像是在钓鱼，其实是觉得茫然。水面清澈，足以当作镜子，山风让池水轻轻荡漾，镜子里的脸和字都那么的不真切。

“我没有想到宋大哥会把脸上的字给去掉。连狄青将军在皇上面前都要留着黑疤，我们宋大哥怎么连狄青都不如呢？”

“不管宋大哥如何，我们都不如他。我们还是把脸上的字给去掉吧，不然显得和宋大哥格格不入。”

“唉，怎么去，怎么去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怎么去，但是一直唉唉唉的，肯定也去不掉。”

“唉……”

两个人叹气，发呆，惆怅而且恐惧，但是并不愤怒，或许是眼前的树木花草和果蔬已经把他们的心肠变软了，树木轻柔，花草养眼，果蔬多汁。每次身在其中，宋万和杜迁都有一种已经解甲归田、人生圆满的感觉，现实里的没有解甲、不甚圆满，也可以被暂时放一放。

“我看，脸上的字就放一放吧，等我们死了之后，它就不存在了。”宋万说。

杜迁说：“那我们带着字，怎么有脸去见大哥呢？”

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：“你们两个蠢货，你能见到大哥吗？你不觉得是大哥没脸见你们吗？”

宋万、杜迁一跃而起，冲着林中大喊谁谁谁。但是没有人，只有风。

天下太平

莫言*

1

小奥，大名马迎奥，但除了学校里的老师叫他的大名，村子里的人都叫他小奥。

星期天上午，因为下雨，没法放羊，爷爷让小奥在家学习。他趴在炕沿上，翻了几页课本，心中感到厌烦。又看了一遍那本看过很多遍的儿童绘本，更烦。他的目光盯着墙上一只壁虎看，看……突然，那壁虎向一只蚊子扑去。蚊子到嘴时，壁虎的尾巴一声微响，断裂了。另一只壁虎从黑暗中蹿出来，把那条在炕席上跳动着的小尾巴吞了下去。小奥大吃一惊，蹦了起来。他很想把奇迹告诉爷爷，却听到了爷爷响亮的鼾声。原本坐在灶旁用柳条编筐的爷爷手里攥着柳条睡着了。他悄悄地从爷爷身边绕过去，顺手从门后抓起一个破斗笠扣在头上，然后轻轻地穿过院子，蹿出大门。两只拴在柿子树下的山羊咩咩地叫着，他没理睬它们。

雨下得不大不小，头上的破斗笠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。新用水泥铺成的大街上汪着明晃晃的雨水。他一边跳踩着水汪，听着咕叽咕叽的水声，一边念叨

* 莫言，原名管谟业。山东高密人。中国作协副主席。著有《莫言文集》（12卷）。中篇小说《红高粱》获全国中篇小说奖。2011年8月，长篇小说《蛙》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2012年10月，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着同学们篡改过的诗句：“小鳖他老姐，最爱把气生。哭了一整夜，天明不住声。圈里母猪黑，窗上玻璃明。养猪发大财，全家进了城。”

大街上没有人，一条狗夹着尾巴，匆匆地跑过。一只麻雀叼着一只知了从很高的空中飞过。那知了尖厉地鸣叫，拼命地挣扎。小奥听出了知了的愤怒和不服气，这么大的知了被小麻雀儿擒住，它怎么能够服气？果然，那知了挣脱了麻雀的嘴，尖叫着钻到天上去了。小奥从来没有想到知了能飞得这样高。那只失去了猎物的麻雀，筋疲力尽地落在张二昆家的门楼上，半天才发出了一声叫，仿佛老人叹气。

张二昆家的大门是村子里最气派的大门。在张二昆家大门两侧白色的墙上，右边写着“改建新式厕所”，左边写着“享受文明生活”。张二昆是村子里最大的官。村里人都不乐意把改建厕所的宣传口号写到自家墙上，二昆说那就写到我家墙上。张二昆当官两年就把这个乱得出名的村子治理得服服帖帖。张二昆让村子里的人都坐上了马桶。张二昆说农民坐着拉屎是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。小奥想到刚开始爷爷蹲到马桶上骂二昆，过了几天爷爷坐到马桶上夸二昆。张二昆当官前是村子里最大的刺儿头。他曾经将他的前任拖到村西头那个大湾里。小奥记得那天的场面，真像过节一样。那个官不会游泳，在湾里挣扎，喝湾水把肚子都喝大了。那个官刚爬到湾沿上就被张二昆踢下去。爬上来又踢下去。爬上来又踢下去。后来那个官哭着说：“二昆，爷爷，我承认了还不行？”张二昆说：“你大点声说，让大家伙都听到，你承认了什么？”那个官说：“乡亲们，我承认，我将黑青铁路占咱们村的公留地的赔偿款挪用了一点点。”张二昆说：“大家伙儿都把手机拿出来录视频，你大点声，当着大家的面说清，说你贪污了多少，怎么贪污的。说不说？不说你今天就在湾里泡着吧……”小奥记得那是前年二月里的事儿，湾里的冰刚刚融化，水很凉，小北风一吹，站在湾边的人都忍不住打哆嗦。大家都开了手机录视频，那个官站在湾沿，浑身流着水，嘴唇发青，哆嗦着交代罪行。小奥爷爷不会用手机录像，急得跳脚。小奥把爷爷的手机夺过来，点了几下。爷爷说：“小东西，你跟谁学的？”张二昆说：“乡